



六兽铜匣

长篇文化悬疑小说

历史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锡伯族口口相传中的黄金森林到底会在何处？
翻开本书，一切谜底即将揭晓……

鹤子 雪莉 著

L I U S H O U T O N G X I A

沈阳出版社



六兽铜匣

鹤子 雪莉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六兽铜匣 / 鹤子, 雪莉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41-4725-5

I. ①六… II. ①鹤… ②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435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出版时间: 2011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装帧设计: 95BOOK书装

责任校对: 于 波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725-5

定 价: 29.80元

代序 启程

文/徐洪河

(徐洪河教授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网络社区化石网负责人)

对于过去的事，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猎奇的梦。在追索历史、探寻过去的过程中，各种承载历史与生命的记录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并不算是一个收藏家或者民俗学者，却由于工作的关系，时常接触一些异域民族或者地质矿藏。故此，对于这类考察研究类型的文字，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小说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喜爱之情。

而今天，有幸看到了一部以锡伯族历史为背景的集悬疑、探险、学术研究三位一体的通俗小说。

受到诅咒的神秘铜盒子，揭秘锡伯族一百七十年前大西迁的历史真相，锡伯族西迁真的只是去戍边国防？

干尸身体里那恐怖的寄生虫，传说中的黄金森林，天脉中萨满遗骨，神奇圣地的自然之心……这些与锡伯族又有什么关系？

随着走私团伙和一众各怀鬼胎的好友明争暗夺，这个谜底慢慢解开。每一条波折起伏的故事线路都会使人欲罢不能。

这部作品里，鹤子和雪莉通过锡伯族传说和实地考察，对世界第四大琥珀矿脉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推论。同时，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历史等进行深入性考证，更是同类作品中前所未有的。

《六兽铜匣》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因此变得并非仅限于娱乐。

《六兽铜匣》在使人拍案叫绝同时，大量的考证推理也成为了贯穿整篇作品的另外一个亮点，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锡伯族这个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极少提及的少数民族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这种一边讲故事一边讲科普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是罕见的。如果说，鹤子在这种寓教于乐的科普文学领域里是先行者，相信是不会有争议的。

考究的文风，真实的考证，扑朔迷离的故事，浓厚的民族风情，使人毛骨悚然的探险经历……从去年的《化石猎人》、《鉴宝》，到此时的《六兽铜匣》……

我爱上了他们讲的故事。

让我们随着鹤子、雪莉的故事踏上旅途，在艰辛的探险道路上寻找锡伯族真正的民族之根……让我们启程。

2011年5月17日南京

六兽铜匣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六兽铜匣 / 1
- 第二章 水寒深处 / 20
- 第三章 锡伯契约 / 38
- 第四章 妖颜惑众 / 55
- 第五章 鬼火玲珑 / 73
- 第六章 人皮拼图 / 90
- 第七章 死亡地穴 / 106
- 第八章 西迁之路 / 123
- 第九章 刀梯血祭 / 139
- 第十章 天脉魅影 / 154
- 第十一章 自然之心 / 170
- 第十二章 寄生怪虫 / 186
- 第十三章 飞象过河 / 201
- 第十四章 北野凶宅 / 216
- 第十五章 狼牙衔月 / 232
- 第十六章 荒原之眼 / 247
- 第十七章 黄金森林 / 262

第一章 六兽铜匣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百合大街154号

这是一个六角的小铜盒，好精致！

她在这座刚租下的小楼收拾零碎儿的时候，无意中从屋子里仅存的梳妆台第三层抽屉发现了它，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把它放在这儿的。

苹果大小的盒子，六个面上都有飞云走兽的图案。天哪！蟑螂、蟾蜍、蛇、蝎子、蜘蛛和怪兽。这种图案，放在如此温馨的屋子里貌似不大合适。

盒子的六角形盖子正中，镶嵌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绿石头。围绕着石头，还有二十八个怪模怪样的动物。

这盒子，是装粉底霜的吗？显然不像。所有的化妆品里，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盒子来吸引小女人眼球的。

用手抠抠盒盖儿，天哪，好紧哦。

昨天才做的美甲……算啦，鬼才懒得再去抠它。

“管他呢……”

林咏裳顺手把盒子扔在梳妆台上一个破旧的小铜飞马旁边。

“咏裳！”门口一阵咯咯的笑声，“你这小妖精，搬这么大的房子啊。”

转回头，见玄关处站着过来帮忙的郝小梵。

“说好十点过来的，你怎么这么迟？”咏裳故意板着脸，看看她什么表情。

小梵甩掉高跟鞋，飞进屋里来，“还说呢，你告诉我是154号，我就找去啦。谁知道……”她拎起茶几上的矿泉水拧开就喝，然后胡乱擦了擦嘴，“谁知道……咳，咳……”

她喝呛了。她憋不住笑了，“慢点喝，没人抢你的哦。”

小梵咳嗽干净了，扁着小嘴儿指了指外面，“你看看门牌儿，是百合大街啊，我的妹妹，还说呢……”





咏裳从凯蒂猫的纸巾盒里抽出香巾抹去她唇边的水珠儿，“我也是刚搬来嘛，记不熟的。对了，你表哥不是说也来帮忙吗？”

“还说呢……本来嘛，我们商量好一起来嘛，可是博物馆那边说有急事，就跑去啦。”

“哦，这样子啊。”咏裳低头把香巾扔进纸篓。

“哼！你叫我表哥来……舍得让他干活儿吗？”小梵撅着嘴，自顾拿起抹布开始擦起楼梯栏杆来。

咏裳抿着她的小嘴角笑笑，继续低头擦拭梳妆台。

初夏的风，从窗户飘进来，温柔地抚摸着两个女孩儿的长发，一丝细软扫在脸上，怪痒痒的。

院子里的栀子树本应到了开花的节令，难道，今年的花季来到迟了？

“这个小飞马不错。”郝小梵站在梳妆台边上，对上面摆放的物件有浓厚兴趣。

“那是二十块钱买的假货。”

“啊？不是古董啊？”

“二十块钱能是什么真东西，我路过大栅栏，看着好看，买来玩儿的。”

“哎，”小梵其实早已发现了那个盒子，一把抓在手里，“咏裳，这里面装的什么？”

咏裳摇摇头，继续把一打打的丁家宜、欧莱雅、美宝莲之类的化妆品摆放在梳妆台的格子上。

“哇塞！二十八星宿啊，太酷啦。”郝小梵用手指轻轻摩挲盖子上那二十八个怪里怪气的动物：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

“哟，行家啊。”咏裳脸上的酒窝变深了，“也就你研究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小梵翻来覆去地看六面体铜盒儿，又举在耳边摇了摇，“哎，你这里面装的什么啊？”放在手上掂掂，却也不轻。

“我也不清楚，或许……是这个宅子的主人留下的。”

“哦，合着不是你的呀？”小梵弯着腰，眼睛瞪得溜圆。

“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主人不会把这东西落在老宅子里。”咏裳从小梵手里拿过那个铜盒子，重新放在桌子上，“但是，人家的东西，总是还回去好。”



“哎，咏裳啊，你看哈，我这人天生就好奇，咱打开看看行不行啊？”

“随你吧，但是别弄坏了。”咏裳拎起水桶去擦玻璃。她站在窗子前，悄悄地斜着眼去看小梵如何打开盒子。

郝小梵点点头，抓起盒子使劲用指甲去抠盒子盖儿。可是无论怎么使劲儿，盖子就像长在盒子上一样，纹丝不动。

咏裳用食指挡着鼻子，笑了笑，回过头去继续擦玻璃。

到底是郝小梵，她先是一皱眉，而后翻来覆去地看了盒子上的每一个细节……终于，她的眼光停留在盒盖那块绿宝石上。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西便门居民区三栋

这个六角的小铜盒，是风向东的最后财产。

盒子六个面上都铸有飞云走兽图案，分别是蟑螂、蟾蜍、蛇、蝎子、蜘蛛和怪兽。盒子的六角形盖子正中，镶嵌着一块指甲盖大的红色石头。围绕着石头，铸有二十八星宿花纹。此外，盒盖上面还滴着不少蜡油。

这六面体的小盒子，是他舅舅在他很小的时候送他玩的。在他父亲被判了无期以后，所有财产都充公了，只有这个东西，是藏在厕所旮旯里才唯一幸存的。

盒子的盖子大概已经锈死了，怎么也打不开。当年父亲还没当上局长的时候，住在四合院，把这个东西放在厨房里。停电的时候，就蹲蜡烛用。在母亲得癌症去世的时候，这个盒子还压过纸钱。

这个本已当做烛台和镇纸的玩意儿，如今布满灰尘和油烟，肮脏油腻。搬了好几次家，风向东都舍不得扔，一直守在身边。

眼看着父亲的客人越来越多，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大，这个盒子的颜色也越来越黯淡。

父亲被捕前给的那点儿钱，也已经花得所剩无几，这好几天，再没有有一个朋友来请他去过夜店，也更没有一顿像样的饭吃。

他呆呆地坐在台阶上，把盒子拿在手里摆弄，忽然想道：这个玩意儿，我早就怀疑它是个古董，我为什么不拿到古玩市场去夸夸价儿呢？弄不好能换他几箱子方便面呢。

想到这里，他把这个铜盒揣进口袋里，径直出门。

刚下楼，就见楼下站着一个打扮十分入时的女人。

“小莹……”风向东的眼睛忽然放出了光，紧跑几步来到她面前，“这儿



天……这几天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小莹抱着肩，鼻梁上的太阳镜随着皱起的鼻梁攒动两下。

“是……欠费了。”

“你连话费都交不起了？”

“是……小莹……我现在……”

“行了……咱们到此为止。”

风向东脑袋里“嗡——”地一声，沉默了好久，他才点点头，“你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个？”

小莹不耐烦地点点头。

“你说过要跟我一块儿去巴黎……”

“可是你现在去不了巴黎。”

“你还说过，不在乎我做什么工作……”

“可是你现在毕竟没有工作。”

“我会去找的，给我时间……”

“不用了，你……就是一个杂碎。”

小莹，还是钻进了路边的红色跑车里走了。

风向东连开车人的脸儿都没见着……但是他明白了一件事，跑车里的那个男人，如果有一天也变成杂碎，小莹一定会钻进第三个男人的汽车。

小莹交往的本就不是风向东，而是风向东的父亲……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地质博物馆

“安然，你怎么像个娘们儿？手脚麻利点儿！照你这劲头儿，天黑咱也干不完啊！”

仓库管理员王涵抱着统计账目，脸皱得像一块没泡开的银耳。

“快？火车快！这几千件儿老东西，我容易吗我？”管理员安然脸上流着油，把一件矿石标本慢慢地贴上新的标签儿，“真纳闷儿了，这一箱箱儿的东西放了几辈子没人清点了？我算倒了霉了。哎……”

“就这几箱子了，”王涵叼着笔，指了指角落里三四个蒙尘的大木箱子，“加把劲儿吧，哥们儿。”

“哎，你倒是清闲，抱着个本子写写画画，我呢？”安然叹着气，挽起袖子去搬墙角的大木箱子。

箱子上的土很厚了，安然吹了一口，呛得咳嗽起来。

王涵看了看箱子上发黄的标签儿，皱起了眉头，“我说这箱子放多少年了？标签儿上的字儿都看不清楚了。”

“哎？”安然想把箱子搬到液压滑车上，却忽然一愣。

“怎么啦？扎手了？”

“不是……我说这箱子……怎么比别的都轻啊？”

“不能啊，咱这不都是地质标本吗？就算是古生物化石，装这么大箱子，也得个百十来斤儿，别是空箱子吧……哦，知道了，你小子说胡话。”王涵把记录档案放在架子上，蹲下身敲了敲箱子侧面。

“骗你是丫挺！”安然轻轻晃了晃箱子，“这里面还真装着东西。”

王涵站起来，把开箱子用的撬子递给安然，“不管是啥，先打开看看。”

安然苦着脸，迟迟不愿动手。

“干吗？动手啊！”

安然撇着嘴，望着地下仓库昏暗的灯光，“不是，万一……万一里面是干尸或者木乃伊……这咱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木乃你个屁姨啊！地质博物馆怎么会有那东西，恐怖小说看多了吧你。”王涵抢过撬子，“滚一边儿去，看我的！”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百合大街154号

“啊！”郝小梵刚按下绿宝石机关，忽然感觉手里一震，那盒子翻滚着从她的手里弹出去。

林咏裳本就没用心擦玻璃，听到小梵的喊叫，急忙回头。

那盒子已经落在木地板上了，此时，铜盒六面都向外侧倒了下去，像一朵六瓣的莲花，瞬间绽放。

咏裳跑过去，拎起裙子和小梵一起蹲下身仔细看。

这盒子内部六面上，分别有不同的奇怪文字，弯弯曲曲的像是蝌蚪文，而且除了蝌蚪文，每个内面的正中，都镶嵌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绿色圆形宝石片。

铜盒的底部，则伸出一个张着嘴的铜质怪兽头。这兽首狼头牛角，虎眼狮鼻，张着血盆大口，狰狞无比。

“天哪！好精致的工艺哦！”林咏裳睁大眼睛，嘴巴张得很大。

“这……这文字和工艺风格……锡伯族。”她见到铜盒内六面的蝌蚪文，眼

睛瞪得很大。

“怎么？你认得这文字？”郝小梵试图把眼睛睁得比咏裳还大，无奈先天条件不足。

林咏裳连同滚落在在一边的盒盖一并拾起来，抿了抿嘴唇，“你还记得我是少数民族吧？”

“知道啊，满族嘛。姓西林觉罗，改姓林嘛……”

“嗯，这文字，就是满文。”

“哦，锡伯族……跟满文……”小梵歪着脑袋，用食指插着下巴，“这有什么关系吗？”

咏裳笑笑，“锡伯族人，一般都懂得满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族，也就是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由于锡伯族语言文字与满文相通，所以这文字对于我来说并不算难。”

“哦，那么，这文字写的是什么呢？”

林咏裳仔细看了半天，叹口气：“写的好像是一首诗。用笑容迎接第一颗星，从这里出发……”

“那，这个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郝小梵迫不及待地打断了这首优美的诗。

“嗯……我想，还是问问你表哥。他对考古这方面研究得很深。”

“切！”郝小梵一撇嘴，“他就是个库管员。”

“不能那么说，他是怀才不遇。”

“哟，你还挺了解他啊！”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藏云阁

藏云阁，是古董街牌子最硬的店铺，坐落在古董街最显眼的位置。

这是一个二层的仿古建筑，一楼东边主要经营瓷器，博古架上、地上、桌子上随处可见高古陶、定窑、钧窑、青花釉里红、斗彩、绿釉、仿官釉、黑釉、粉彩瓷、褐彩、珐琅彩、青釉等等。西边则是各种玉器，五档十二级的摆件、挂件应有尽有。

藏云阁二楼，就是铜器、字画以及杂项了。

风向东到达古董街，日头就已经偏西了。藏云阁的二掌柜，年轻的古董收藏家杜岩，打算关门打烊，正在门前摘下两块花梨木的对联。

“我说，劳驾。”风向东紧跑几步，帮着杜岩去扶花梨对子，“请问，你这

是关门啊？”

“吆喝，你这人还真眼儿，这都嘛点儿啦，还不关门。”杜岩是天津人，说话带着狗不理的味道。

风向东呵呵一笑，“兄弟，能耽误你一会儿不？我有点东西想找咱柜上给看看。”

“哦？是嘛好东西？”杜岩放下了手里的花梨对联。

风向东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六面体的铜盒来，举到杜岩面前。

杜岩没去接，只是望着风向东手里这个滴着蜡油，脏兮兮油腻腻的玩意儿看了一眼，“介（这）是嘛？”

风向东一笑，学着天津口音道：“我要知道是嘛，就不拿到这来咯，烦劳您老给看看。”

杜岩扁着嘴摇摇头，“看样子，你老介是个铜器，这类玩意儿我道行浅，得等我们老当家的——李文轩先生来看了。”

风向东急于出手换粮食，对杜岩道：“唉！兄弟，你就差不多给看看，值点钱呢，我就卖了，不值钱就拉倒。”

杜岩看出今天这位爷是不好打发走了，只好一侧身，“那您里面请，先说好，打了眼您可别赖我哈，我是玩瓷器的，看您这玩意儿，只能对付着来。”

“好！好！好！费心吧您。”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藏云阁。

“这蜡油……是嘛时候的？”

“这个啊，就是上个月停电，我用它蹲蜡烛滴上去的。”

“那这土呢？”杜岩打算清理盒子的污垢，必须先问明白污垢来源，以便防备不注意清理掉有价值的东西。

风向东道：“这土是在我家窗台上放的，时候不长。”

杜岩点点头，取出软铜刷，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六面体铜盒盖子上的蜡油，又用丙酮清洗了油腻，然后用放大镜翻来覆去地对着铜盒看了一遍。

“嗯，这东西看器形和这个盒子底部‘嘉靖三年’的印，像是明朝的东西。”杜岩开口，慢慢悠悠地道。

风向东脸上露出微笑，“明朝的！这下应该值点钱吧？”

杜岩咂咂嘴，“可是，从做工的细致程度和花纹的种种迹象看，可惜了，是清末高仿。”说完把盒子放下，开始收拾东西。

“哎，哎！别介，这东西值多少钱？你们收不收？”风向东见杜岩没有收购

的意思，有点坐不住了。

杜岩道：“这玩意儿，说实话，卖不上什么大价钱。我们收了，也是闲置，来我们藏云阁买东西的，一般不买小件。”

风向东抬抬头，用下巴指了指六面铜盒，“看着给个价钱吧，换顿饭就行。”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

杜岩望着门外，嘴角一翘，“呵呵，甩手少掌柜来了。”

“什么叫‘甩手’少掌柜啊？”风向东不解。

杜岩笑道：“甩手，就是店里什么事也不管呗。”

说着，门外的风暴太子摩托上，跳下一人，“噔噔噔”地走进藏云阁。

这小子一身军绿色户外装，敞着怀，戴个大蛤蟆镜，手指头上戴满了各种宝石的镏子，脖子上也挂着老坑翡翠的挂件儿。就连嘴上叼着的烟嘴儿，起码也得是明清的海柳儿。

尤其是那腰带扣上镶嵌的一块长条琥珀，足以证明这位在古玩街，不单单是个不折不扣的虫儿，更是个追求另类的人。

就他腰带上那块琥珀，长有两寸，宽一指多，橙黄清澈，里面还包裹着几只振翅而飞的古虫儿，就这一块儿虫珀，绝对不是地摊上能淘换来的。

此人进屋一眼便望见了风向东，“呵呵，向东！怎么是你？”

风向东也很奇怪，“貉子？这是……你家的买卖？”

杜岩惊讶，“怎么，你们认识？”

貉子道：“这是我大学同学，大名鼎鼎的风局长家的公子。”然后转过脸问道：“向东，你怎么到这来啦？莫非也在捣腾古董？”

风向东道：“哦，只是家里有个东西，放不下了，拿出来换点钱花。”

貉子奇道：“你缺钱吗？”

风向东用现在时髦的话，那叫富二代，毕业后一直靠家里养活，不愁吃不愁喝。

只是现在，随着父亲的贪污罪，那一切已经随风去了，只是他的嘴却比他的心要硬，“这个……倒不是缺钱……”

他红着脸低着头，拿起六角铜盒道：“天不早了，就不打扰了。”

说完，就要离开。

貉子却一把拉住他，“我回来找杜岩出去吃饭，一起坐一会儿，赏个脸不？”

“不打扰了，我……还是回去吧。”

貉子笑道：“好长时间不见了嘛，走啦，给个面子。”

风向东脸上一红，佯装阔绰，“要么……我请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自然，大抵是从前经常在面子场上混的缘故吧。尽管他说话这话的时候，很心虚，可最后还是跟着貉子和杜岩，朝古董街外面的饭店走去，并且一路走一路盘算：貉子如果让我算账，我就假装上厕所，然后溜掉。

他们拣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后，貉子点了一桌子菜。风向东甩开腮帮子狠吃，力争一顿能维持一星期。

就在此时，邻座的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望着风向东手边放着的六面体铜盒，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惊讶地指着铜盒，“朋友，你这东西是刚买的？”

风向东头也不抬，只顾将自己盘中一筷子粉条吸溜溜地吃下，“是我自己的。”

貉子和杜岩打量邻桌的这个男子，这人明显不是炎黄血统。

他虽然身着灰色中山装，大背头，面似淡金，却长得高鼻深目，还戴着金丝边眼镜。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各戴着一个大金镏子。

杜岩认出此人是经常来店里转悠的常客，自称来自瑞典的收藏玩家托比亚松。

托比亚松到藏云阁通常都是什么也不买，只是转转铜器，而他到底收藏什么，谁也问不出来。此刻他对风向东的铜盒流露出的表情，可以确定他对这个有极大的兴趣。

貉子冲着杜岩使个眼色，杜岩一捅风向东，“对了，你这个不是卖吗？”

风向东正夹起一块炸鲜奶，打算放进嘴里，被杜岩一捅，炸鲜奶掉进了面前的汤里，汤水溅了他一脸。

托比亚松走过来，拿起铜盒放在手心端详，口中用生硬的中国话称：“不错，不错，红眼六兽铜匣。”

貉子一把将铜盒从他手中夺过来，笑道：“托比啊，你别光看啊，出个价嘛。”

风向东心中欢喜，看起来这是来买主了，急忙站起来，“是啊是啊，我打算卖了……”

杜岩一拉风向东，心道：古董行最忌讳让别人看出卖家急于出手，这样怎



能卖出好价钱，这个风向东真是个棒槌。

貉子拉住托比亚松的手，“托比啊，这个六兽铜匣你真想买吗？”

托比亚松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多少钱？快说，我买！”

好家伙，没想到他比风向东还急。

貉子本意，是想帮助风向东最大限度地卖个好价钱，有意逗引托比亚松，此刻见这外国佬有点迫不及待，心中打定主意，一定不能轻易出手。他虽然不玩古董，也不染指父亲店里的实务，但是自幼耳濡目染古董行的尔虞我诈，在古物交易上，也算是老手了。

托比亚松望着貉子手里的六兽铜匣，眼睛都绿了，掏出钱包来，“我的朋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给钱，你让我看看就能得到钱。”

貉子转手把六兽铜匣交还给风向东，对托比亚松干笑，“呵呵，托比啊，你可难得看上一件东西啊，据说，你到我家店里，平时一件东西都看不上，怎么今天，却对这个清仿明的仿品这么情有独钟啊？说说看。”

托比亚松急得抓耳挠腮，“也罢，你们到我家来，给你们看看我的藏品。”

说完，托比亚松主动帮貉子他们埋了单，强拉硬拽地非要招呼三人到他家去看看。

貉子和杜岩对视一眼，嗯，看起来这家伙确实铁定了买这东西，为了表示诚意，从来不公开藏品的托比亚松，居然要邀请大家去他家看藏品。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城南

托比亚松开着面包车，带着貉子。杜岩则骑着貉子的摩托车，载着风向东，跟随托比亚松的汽车一路奔向城南，转眼来到一座西式两层小楼前。

这个小楼夹在一片杨树林中间，四周没有人家，天水河自屋后流过，奔流向东。

下了车，托比亚松对貉子说悄悄话：“你们看了我的藏品，可得卖给我这个盒子啊，价钱嘛，好说的，你们随便开价。”

貉子闻听朝身后的杜岩和风向东挤了挤眼。

风向东现在方知貉子的用意，当即点了点头。

托比亚松引着貉子三人进了屋。当中的大厅宽敞明亮，摆放的家具都是当今最流行的。真皮沙发，液晶电视，水晶吊灯，壁挂鱼缸，钢琴，就连摆设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抽象派雕塑。这些实在无法使人与古董收藏联系起来。

杜岩左看看，右看看，“托比啊，你那些藏品到底在哪啊？你究竟收藏的



是嘛玩意儿？”

托比亚松神秘地一指小楼里的其他房间，“这里，除了这客厅，其他的屋子里，全是我的藏品，我去冲咖啡，你们随便看。”说完，他进了大厅西边的屋子。

“哦？”貉子走到东边的一间屋子门口，推开门，探进脑袋去。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但是一股硝酸苯汞药水的味道，直钻他的鼻子。

“灯在门口。”托比亚松喊道。

貉子伸手在东屋门口的墙上摸到开关，“咋！”这间屋子的灯亮了。与此同时，他全身的汗毛眼全张开了。

这间屋子里的墙上，挂满了一具具干瘪的灰褐色人形物件。屋子正中，放着铺着浅蓝色台布的案子，上面也躺着三个……

是干尸！这屋子里全是干尸……貉子一皱眉，难怪一股硝酸苯汞的味道，原来这药味就是来自于这些干尸！

2007年5月11日 晴 北京 地质博物馆

这是他妈什么玩意儿？

王涵望着手里这个盒子。

这是一个六角的小铜盒，由于保存得好，氧化程度很小，故此依旧发着明镜一般的光泽。

这个盒子有苹果大小，六个面上都铸有飞云走兽图案：蟑螂、蟾蜍、蛇、蝎子、蜘蛛和怪兽。盒子的六角形盖子正中，镶嵌着一块指甲盖大的蓝色石头。围绕着石头，铸有二十八星宿花纹。

“六兽铜匣！”安然一下子睁大眼睛，“真他妈有这玩意儿啊？”

“六兽铜匣？”王涵纳闷儿了，“怎么可能？咱地质博物馆怎么会有这种文物？”

“天哪！”安然指着盒盖上那块宝石，“还是蓝眼……”

“蓝眼六兽铜匣……”

“零——，零——”王涵的手机响了，吓得他一哆嗦。

拿起电话来看，是表妹郝小梵打来的电话。

“喂，小梵……什么？”王涵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六兽铜匣，“你那……也有一个？”